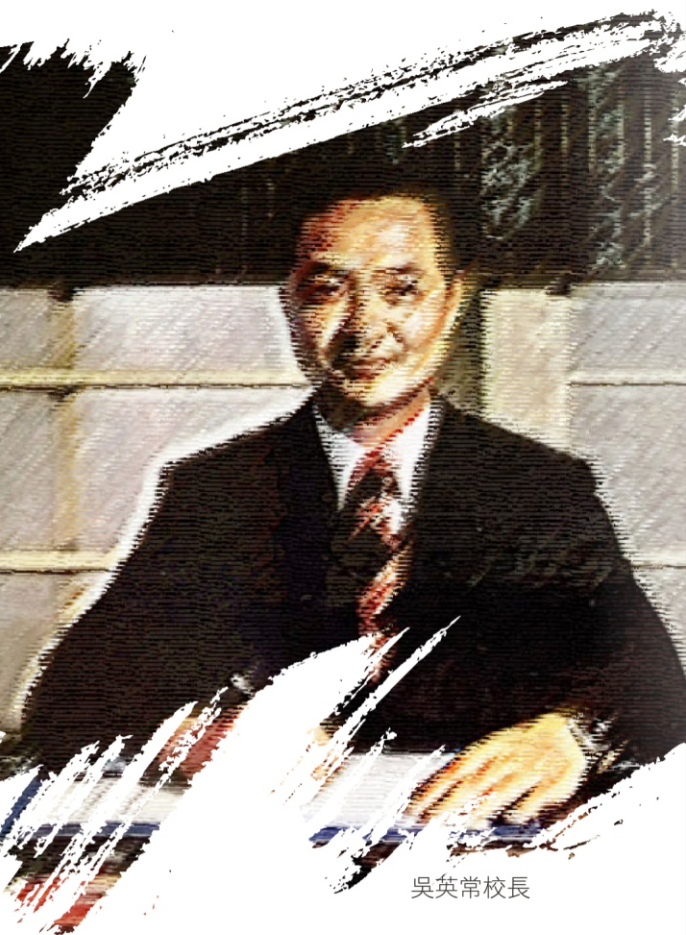


無常 便 是常

逆境 風雨 堅定 信心

吳英常
題



吳英常校長

| 吳玉心醫師
杏霖眼科診所

爸爸走了，沒有掙扎，毫無猶豫，完全不給機會。措手不及的我們只能徒勞地進行荒腔走板的急救，但是瞳孔已放大，心臟有內有血塊，肺部有血栓且水腫，阻斷了爸爸的呼吸，也阻絕了我們寄望奇蹟的那絲可能性。在守靈的那一段日子裡，陌生的儀式、不熟悉的種種手續，讓這份不真實感更加深沈，爸爸，多希望這是您和老天爺合謀的一個玩笑。直到告別式結束，我抱著五姨大哭，告訴她也告訴自己：「爸爸真的要走了！」對現實世界而言，只是一位老人家的離世，於我們則是，天，崩了一角。心，支離破碎。

這一陣子的思緒總是一再重回到旗山，我才四、五歲，您常帶我上中山公園散心，滿山的花樹間，很輕易便可撿拾到足夠的緬梔花，串成花圈。我衷心的讚嘆讓您樂此不疲，媽媽那時便明白，您注定會成為寵女成癡的傻爸爸。不到兩歲便將我架在肩膀上逛山城大街，即使爺爺有意見，您照扛不誤。貴得離譜被媽媽否決的蠶絲被，趁著獨自出差之便，巴巴地自高雄背回旗山，因為那上面繡有我心愛的小鹿斑比圖案。老是在貿易行買黃色的小洋裝，只為最襯我的膚色。小時候總覺得媽媽比較疼大弟，及長才聽她說若不如此加以制衡，放任爸爸寵下去，我有一天會「爬壁」（台語為所欲為之意吧）。

您太忙，我們的功課都是媽媽在監督著，因此三個姊弟會趁您下班回到家的時刻，丟下寫到一半的測驗卷（測厭倦），全飛奔下樓迎接您和時常會有的小驚喜（點心之類）。您也曾受命到臥室督促我們上床，結果是半小時後三個小蘿蔔頭的歡笑聲益發大了，媽媽狐疑地進房查看，您這孩子王一馬當先鑽進棉被底下，我們也全部照做，讓向來重視秩序的媽媽莫可奈何。爸爸，您是活力四射、調皮成性的，因此主導起童軍活動有板有眼，點子又多，常受命接待外國童軍團或舉辦全國性集會，我因此也在小五、小六時參加了一陣子小女童軍，成了小青蛙一員。您以老童軍之姿教了我許多童軍歌謠，這幾日那些歌曲不時盈於耳際，那時我們多快樂啊！

回想起來，自國中畢業拿到好成績時，您意外的興奮，激勵著我一路要求自己不能讓您失望。媽媽常說我才剛懂事，只要您一句「不疼疼了！」我便會落淚，在我心中，您的評價就是有如此的份量。大學參加英語社團，有機會到政大參加暑期活動，也是您親自帶領路痴的我一路去到台北，再每週接送我回高雄度週末。媽媽到政大修暑期學分時，父女倆學著自己打點生活，曾經在我上完駕訓班回家途中，到麥當勞買晚餐，在車上打開香噴噴的薯條先果腹，兩人你一口我一條，便把一包薯條解決了。您嘆了口氣，說：「劫後餘生」。接著兩人因彼此的狼狽相而相識大笑。

我的英文名叫Cindy，不是灰姑娘的Cinderella，也是由您對我的暱稱衍生而來。

您也是非常幽默的，國中時我利用家事課，縫製了一隻毛巾布兔子玩偶，並將牠取名為「西西」，（別問我為什麼，真的不記得當年的思緒了）某天您神秘兮兮地問我：「你知道西西姓什麼嗎？」我不假思索回答：「自然是姓吳囉」「不對，它姓張」「為什麼？」「張西西嗎！」（髒兮兮，因為我捨不得下水洗它）。我氣得牙癢癢的，媽媽則在一旁笑到不行。您也是感性的，在聽德佛扎克的新世界交響曲最著名的那一節時，您為我解說作者由舊大陸（歐洲）去到新大陸（美洲），心有所感而寫下了那樣的樂章，藉著曲子告訴他的同胞，這就是我看到的美麗新世界。那一段旋律中淡

淡的鄉愁及靜美的特色就此烙印在心中。您就是有這樣的影響力，兼之本身知識廣博，見聞多端，莫怪您因膝蓋受傷長年做復健時，復健人員總趁著做療程時，引您說東道西，在聽完各種典故之後，又大呼收穫良多。我因右上臂骨折，由您載著做了一年多的復健，因此得知上面的景況，現在回想起來既溫暖，又感傷。

爸爸，這些記憶那麼瑣碎，卻又那麼鮮明，哪怕有一天我衰老了，遺忘了許多事情，也絕不會忘記這些和你一起度過的歲月。您退休後經歷太多的病痛，以致我疏忽了您日衰的體力，沒能及早讓您住院治療，犯下這輩子最愚蠢的錯誤，就此中斷了我們的父女情緣，您能原諒我嗎？追思會上一波波湧入向您致意的親友中，有些只聽過其名，有些我根本沒有概念，但他們都是和您相處過、或受過您幫助的人們，紛紛自動前來送您最後一程，您看到了嗎？這一幕見證著您的善良和盡責，樂於助人、栽培後進，您不虛此生了。

我在天邊的雲霞中看見您，在花間舞蹈的鳳蝶身上也看見您，是您帶領我感受這世上許多美好，更不會忘記您在我夢中英氣勃勃的笑容。我們在塵世的緣分可能盡了，但我仍泅泳在思念的長河裏，終有一天，我會溯著它找到源頭，爸爸，我知道那時我們一定會再相見。

吳玉心醫師 全家福

